十誦律/卷第 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十誦律

◀上一卷

卷第四

下一卷▶

十誦律卷第四(初誦之四)

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

十三僧殘法之餘(并二不定法)

◎佛在拘睒彌國。爾時長老闡那多有知識，國王、夫人、王子、大臣、將帥、官屬，以多知識故，伐他神樹作大房舍。是樹多人所識、多人所用。諸居士嫌恨呵責：「諸沙門釋子自言修善功德，以國王、夫人、王子、大臣、將帥、官屬所知識故，伐是多人所識、多人所用神樹，作大房舍。我等失利，供養如是難滿難養、多欲無厭足人。」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闡那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，以國王、夫人、王子、大臣、將帥、官屬所知識故，伐是多人所識用神樹，作大房舍？」佛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作大房舍，有主自為作，是比丘應問諸比丘，諸比丘當示無難無妨處。若比丘作大房舍，有主自為，不問諸比丘難處妨處，作者，僧伽婆尸沙。」

大舍者，溫室、涼室、殿堂、樓閣、一柱舍、重舍，乃至容四威儀行、立、坐、臥。

有主者，是舍有檀越主、若男、若女、黃門、二根。

自為者，不為僧故專為己故，名為自為。

問者，應問僧。

示處者，僧應示處。

難處、妨處者，如上說。

是比丘應從僧乞示作處，乞法者，僧一心和合，是比丘從坐起，偏袒右肩脫革屣，胡跪合掌應作是言：「諸長老一心念！我某甲比丘欲作大房舍，有主自為，無難無妨處作。我某甲比丘為是有主自為，無難無妨處作故，從僧乞示作處，僧憐愍故示我作處。」第二、第三亦如是乞。是中僧應籌量可示不可示。若言：「無難。」而實有難，若言：「無妨。」而實有妨，若言：「無難無妨。」而實有難有妨，皆不應示。無妨實無妨、無難實無難，應示。示法者，僧一心和合，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是某甲比丘欲作大舍，有主自為，無難無妨處作。是比丘為作大舍故，從僧乞示作處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當示某甲比丘作處。白如是。」「大德僧聽！是某甲比丘欲作大舍，有主自為，無難無妨處作故，從僧乞示作處。僧憐愍故當示作處。誰諸長老忍某甲比丘作大舍有主自為、無難處無妨處作者默然，若不忍者說。」如是白四羯磨。「僧示竟，某甲比丘作大舍，有主自為無難無妨處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」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有主自為，過量作大舍犯、不問處犯、有難處犯、有妨處犯、不問有難處犯、不問有妨處犯、難處妨處犯、不問難處妨處犯。若比丘語餘比丘：「為我作舍。」語已便去，後為作竟，是舍過量作犯、不問處犯、有難處犯、有妨處犯、不問有難處犯、不問有妨處犯、有難有妨處犯、不問有難有妨處犯。若比丘語餘比丘：「為我作舍。」語已便去，後作未成，行還自成，是舍過量作犯、不問處犯、有難處犯、有妨處犯、不問有難處犯、不問有妨處犯、有難有妨處犯、不問有難有妨處犯。

若先成舍，無犯。(七事竟)

◎

◎佛在王舍城。爾時長老陀驃力士子，成就五法故，僧羯磨作知臥具人，不隨愛、不隨瞋、不隨怖、不隨癡、知得不得，是人隨所應與，若阿練兒阿練兒共、持律持律共、說法說法共、讀修妬路讀修妬路共，如是同事者共。是人作是念：「我如是與者，若語、若默安樂得住。」是陀驃分布臥具時，不須燈燭，左手出光，右手持與。有比丘故待闇來，欲見陀驃神通之力。時佛故在王舍城，是力士子陀驃，成就五法故，眾僧教作差會人。是人差次會時，不隨愛、瞋、怖、癡、知次第不越次。爾時彌多羅浮摩比丘次會，值得麁食，如是再三食麁食。時作如是念：「我深苦惱。是陀驃力士子故以是麁食惱我。當以何報令彼得惱？」復作是念：「我當謗以無根波羅夷法。」是比丘有妹比丘尼，名彌多羅。時此比丘尼，到彌多羅浮摩比丘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立。時彌多羅浮摩比丘，不共語亦不看不教坐。是比丘尼作是念：「我作何惡何所觸犯，使此兄不共我語？」作是念已便言：「我於兄有何過故，不共我語不教我坐？」是比丘言：「陀驃比丘故以麁食惱我，乃至再三。汝不助我。」比丘尼言：「欲令我以何事相助？」是比丘言：「妹！汝到佛所作如是言：『世尊！云何有是法？陀驃比丘共我作婬，墮波羅夷事。』」比丘尼言：「是清淨無罪比丘，云何謗以無根波羅夷法？」是比丘言：「妹！汝不作是謗者，我不共汝語、不喚汝坐。」是比丘尼敬愛兄故，即作是念：「若我不隨語者，兄不共我語、不教我坐。」如是念已，即語兄言：「當隨汝語。」是比丘言：「妹小住！我當先往佛所，汝隨後來，我當證之。」即往佛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立。是比丘尼便從後來，頭面禮足在一面立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有是法？陀驃比丘共我作婬，墮波羅夷事。」時彌多羅浮摩比丘即作是言：「世尊！是事實爾，我亦先知，如是比丘尼所說。」爾時陀驃在佛後扇佛，佛顧視陀驃言：「汝今云何？是彌多羅比丘尼在我前言：『世尊！云何有是法？陀驃比丘共我作婬，墮波羅夷事。』彌多羅浮摩比丘亦作是言：『世尊！是事實爾，我先亦知，如是比丘尼所說。』」陀驃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知我、修伽陀知我。」佛語陀驃：「汝今不得作如是語：『世尊知我、修伽陀知我。』汝憶念者，便說憶念。若不憶念者，說不憶念。」「我不憶念。世尊！不憶念。修伽陀！」爾時長老羅睺羅亦在會中，偏袒右肩、合掌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陀驃比丘為何所說？是彌多羅比丘尼今在佛前作如是語：『世尊！云何有是法？陀驃比丘共我作婬，墮波羅夷事。』彌多羅浮摩比丘亦作是言：『世尊！是事實爾。我先亦知。如是比丘尼所說。』」佛語羅睺羅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汝意答。於意云何？若是比丘尼來語我言：『世尊！云何有是法？羅睺羅共我作婬，墮波羅夷事。』彌多羅浮摩比丘亦作是說：『是事實爾。我亦先知，如比丘尼所說。』汝當云何？」時羅睺羅言：「世尊知我、修伽陀知我。」佛言：「癡人！汝尚能言：『世尊知我、修伽陀知我。』何況陀驃比丘持戒清淨善修梵行，云何不言：『世尊知我、修伽陀知我。』」爾時佛語諸比丘：「汝等當記，陀驃比丘說不憶念，是彌多羅比丘尼自說作罪故，應與滅羯磨。」佛如是教已，起入禪室。

時諸比丘審諦急問彌多羅浮摩比丘言：「汝云何見？何處見？見犯何事？汝以何事故往見？」是諸比丘審諦急問已，答言：「陀驃比丘實梵行清淨，我以欲故、瞋故、怖故、癡故，作是語謗。」諸比丘言：「云何陀驃比丘梵行清淨，以欲故、瞋故、怖故、癡故，作是語謗？」答言：「陀驃比丘成就五法故，王舍城眾僧教作差會人，不隨愛、瞋、怖、癡、次第不越次。我時次會，值麁惡食，如是再三噉食。時心中苦惱，便作是念：『陀驃比丘故以麁食惱我，當以何報？』復作是念：『我當謗以無根波羅夷法。』以是因緣故，我以欲瞋怖癡故，作是語謗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，以無根波羅夷法謗清淨梵行比丘？」諸比丘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時即從禪室出，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彌多羅浮摩比丘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以無根波羅夷法誹謗清淨梵行比丘？」佛以種種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有三種人必墮地獄。何等三？若人以無根波羅夷法謗清淨梵行比丘，是初人墮地獄。復有人如是邪見，便作是言：『婬欲中無罪。』以是故是人深作放逸自恣五欲，是為第二人墮地獄。復有人犯戒惡法臭爛，非沙門自言沙門、非梵行自言梵行，是為第三人墮地獄。」爾時世尊欲明了此事，而說偈言：

「妄語墮地獄，　作之言不作；
是二俱相似，　後皆受罪報。
夫人處世間，　斧在口中生；
以是自斬身，　斯由作惡言。
應呵而讚歎，　應讚而呵罵；
口過故得衰，　衰故不受樂。
如奄失財利，　是衰為尠少；
惡心向善人，　是衰重於彼。
尼羅浮地獄，　其數有十萬；
阿浮陀地獄，　三千六及五。
惡心作惡口，　輕毀聖人故；
壽終必當墮，　如是地獄中。」

佛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住惡瞋故，以無根波羅夷法謗無波羅夷比丘，欲破彼梵行。是比丘後時，或問、或不問，知是無根事，比丘住惡瞋故作是語者，僧伽婆尸沙。」

惡瞋者，以貪著故起，惡瞋增盛，不見是人功德，但求過惡。

無波羅夷比丘者，是比丘四波羅夷中一切不犯。

無根者，有三種根本：若見、若聞、若疑。

謗者，是比丘不犯，強以罪加。

破梵行者，破彼比丘法欲令退墮。

知是無根事者，事有四種：諍訟事、相助事、犯罪事、常所行事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以無根波羅夷法謗不清淨比丘，十一種犯、五種不犯。十一種者，是事不見、不聞、不疑、若見妄、若聞妄、若疑妄、若聞信聞、若聞不信聞、聞已言疑、疑已言見、疑已言聞，是名十一種犯。五種不犯者，是事若見、若聞、若疑、見已不妄、聞已不妄，是名五種不犯。如不清淨比丘，似清淨比丘亦如是。若比丘以無根波羅夷法謗清淨比丘，十種犯、四種不犯。十種者，不見、不聞、不疑、若聞妄、疑妄、若聞信聞、聞不信聞、聞已言疑、疑已言見、疑已言聞。四種不犯者，若疑、若聞、若聞不妄、若疑不妄，如清淨比丘，似、不清淨亦如是。(八事竟)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力士子陀驃比丘，獨在山下與二比丘尼共立一處，時彌多羅浮摩比丘亦在彼山坐石上治衣。遙見陀驃比丘獨與二比丘尼共立一處，見已作是念：「我先以無根波羅夷法誹謗不成，今有小事，當以波羅夷法謗之。」作是念已，便語諸比丘：「今陀驃比丘是犯婬人，我見是事不隨他語。」爾時諸比丘審諦急問：「汝云何見？何處見？見犯何事？汝以何事往見？」如是諸比丘審諦問已，便云：「我隨愛、隨瞋、隨怖、隨癡故說，是陀驃比丘實梵行清淨。」諸比丘問：「云何言：『我隨愛、瞋、怖、癡故說，是陀驃比丘梵行清淨。』」答言：「我在彼山坐石上治衣，遙見陀驃比丘獨與二比丘尼共立一處，見已便作是念：『我先以無根波羅夷法誹謗不成，今有小事，當以波羅夷法謗之。』以是故言：『我隨愛、瞋、怖、癡、故說。』陀驃比丘實自清淨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，持小片事，以波羅夷法謗清淨比丘？」諸比丘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彌多羅浮摩比丘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持小片事，以波羅夷法謗清淨比丘？」佛以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

與諸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惡瞋故，異分中取片、若似片事，以波羅夷法謗無波羅夷比丘，欲破彼梵行。是比丘後時，或問、或不問，知是片、似片事，比丘住惡瞋故作是語者，僧伽婆尸沙。」

異分者，四波羅夷是。何以故？是四波羅夷中若犯一一事，非沙門、非釋子、失比丘法，故名異分。

不異分者，十三事、二不定法、三十捨墮法、九十墮法、四波羅提提舍尼法、眾多學法、七止諍法，是名不異分。何以故？若犯是事，故名比丘，故名釋子，不失比丘法，是名不異分。

片須臾片者，諸威儀中事，是名為片，亦名須臾片。

諍者，諍有四種：鬪訟諍、相助諍、犯罪諍、常所行事諍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地了時，見餘比丘犯僧伽婆尸沙，是比丘僧伽婆尸沙中定生僧伽婆尸沙想，不見他犯波羅夷，言：「我見犯。」一一語中，僧伽婆尸沙。日出時、日出已、中前、日中、中後、晡時、日沒、日沒已、初夜、初分、初夜中分、初夜後分、中夜初分、中夜中分、中夜後分、後夜初分、後夜中分、後夜後分亦如是。

有比丘地了時，見餘比丘犯罪：若波逸提、若波羅提提舍尼、若突吉羅。是比丘突吉羅罪中定生突吉羅想，不見他犯波羅夷，言：「我見犯。」一一語中，僧伽婆尸沙。乃至後夜後分亦如是。

有比丘地了時，見餘比丘犯僧伽婆尸沙，謂是僧伽婆尸沙、謂波夜提、謂波羅提提舍尼、謂突吉羅。是比丘僧伽婆尸沙中定生突吉羅想，不見他犯波羅夷，言：「我見犯。」一一語中，僧伽婆尸沙。乃至後夜後分亦如是。

復有比丘地了時，見餘比丘犯罪，若波夜提、若波羅提提舍尼、若突吉羅，是人謂是突吉羅、謂僧伽婆尸沙、謂波夜提、謂波羅提提舍尼。是人突吉羅罪中定生波羅提提舍尼想，不見他犯波羅夷，言：「我見犯。」一一語中，僧伽婆尸沙，乃至後夜後分亦如是。

復有比丘地了時，見餘比丘犯僧伽婆尸沙，是中生疑，為是僧伽婆尸沙？為非僧伽婆尸

沙？後除疑心，定生僧伽婆尸沙想，不見他犯波羅夷，言：「我見犯。」一一語中，僧伽婆尸沙。乃至後夜後分亦如是。

復有比丘地了時，見餘比丘犯罪，若波夜提、若波羅提提舍尼、若突吉羅，是中生疑，為突吉羅？為非突吉羅？後除疑心，突吉羅罪中定生突吉羅想，不見他犯波羅夷，言：「我見犯。」一一語中，僧伽婆尸沙，乃至後夜後分亦如是。

復有比丘地了時，見餘比丘犯僧伽婆尸沙，是中生疑，是罪為僧伽婆尸沙？為波夜提？為僧伽婆尸沙？為波羅提提舍尼？為僧伽婆尸沙？為突吉羅？後除疑心，僧伽婆尸沙中定生僧伽婆尸沙想，不見他犯波羅夷，言：「我見犯。」一一語中，僧伽婆尸沙。乃至後夜後分亦如是。

復有比丘地了時，見他犯罪，若波夜提、若波羅提提舍尼、若突吉羅。是中生疑，是罪為突吉羅？為僧伽婆尸沙？為突吉羅？為波夜提？為突吉羅？為波羅提提舍尼？後除疑心，突吉羅罪中定生突吉羅想，不見他犯波羅夷，言：「我見犯。」一一語中，僧伽婆尸沙。乃至後夜後分亦如是。

復有比丘地了時，見他犯僧伽婆尸沙，是中生疑，為是僧伽婆尸沙？為是波夜提？為是波羅提提舍尼？為是突吉羅？後除疑心，僧伽婆尸沙中定生突吉羅想，不見他犯波羅夷，言：「我見犯。」一一語中，僧伽婆尸沙。乃至後夜後分亦如是。

復有比丘地了時，見他比丘犯罪，若波夜提、若波羅提提舍尼、若突吉羅。是中生疑，是罪為是突吉羅？為僧伽婆尸沙？為波夜提？為波羅提提舍尼？後除疑心，突吉羅罪中定生波羅提提舍尼想，不見他犯波羅夷，言：「我見犯。」一一語中，僧伽婆尸沙。乃至後夜後分亦如是。(九事竟)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提婆達多求破和合僧，受持破僧事，是人有嫉妬心，方便作是念：「我獨不能得破沙門瞿曇和合僧、壞轉法輪。」是提婆達多有四同黨：一名俱伽梨，二名騫陀陀驃，三名迦留陀提舍，四名三文達多。提婆達多到是四人邊已作是言：「汝當共破沙門瞿曇和合僧、壞轉法輪。」時彼四人語提婆達多言：「沙門瞿曇諸弟子，有大智慧大神通，得天眼、知他心念，是人知見我等欲破和合僧、壞轉法輪，我等云何能破沙門瞿曇和合僧、壞轉法輪？」提婆達多語四人言：「沙門瞿曇年少弟子，新入彼法出家不久，我等到邊用五法誘取，語諸比丘言：『汝盡形壽受著納衣、盡形壽受乞食法、盡

形壽受一食法、盡形壽受露地坐法、盡形壽受斷肉法。若比丘受是五法，疾得涅槃。』若有長老上座比丘多知多識、久習梵行、得佛法味者，當語之言：『佛已老耄年在衰末，自樂閑靜受現法樂。汝等所須事我當相與。』我等以是方便能破沙門瞿曇和合僧壞轉法輪。」四比丘言：「如是，提婆達多。」受提婆達多語。提婆達多後時到諸年少比丘所，以五法誘之，語諸比丘：「汝盡形壽受著衲衣、盡形壽受乞食法、盡形壽受一食法、盡形壽受露地坐法、盡形壽受斷肉法。汝等行是五法，疾得涅槃。」復語諸長老上座比丘：「佛已老耄年在衰末，自樂閑靜受現法樂，汝所須事我當相與。」爾時提婆達多，非法說法、法說非法、非律說律、律說非律、非犯說犯、犯說非犯、輕說重、重說輕、有殘說無殘、無殘說有殘、常所用法說非常法、非常所用法說是常法、非教說教、教說非教。時諸比丘見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、壞轉法輪，見已往詣佛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坐，坐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，受持破僧因緣事。是人非法說法、法說非法、非律說律、律說非律。犯說非犯、非犯說犯、輕說重、重說輕、有殘說無殘、無殘說有殘、常所用法說非常法、非常所用法說是常法、教說非教、非教說教。」佛語諸比丘：「汝等當呵提婆達多，令捨是破僧因緣事。」是比丘受佛語已，到提婆達多所言：「汝莫求破和合僧，莫受持破僧事，當與僧和合。僧和合者，歡喜無諍，一心一學如水乳合，得安樂住，汝當捨是破僧因緣事。」時提婆達多不捨是事。

爾時提婆達多四同黨，呵諸比丘言：「汝等莫說提婆達多是事。何以故？是人說法說律，是人所說皆是我等所欲，是人知說、非不知說，是人所說皆是我等所樂忍。」如是諸比丘，再三教提婆達多，不能令捨惡邪。便從坐起往詣佛所，頭面禮足一面坐。坐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已約勅提婆達多，而不捨惡邪。有四同黨復作是言：『汝等莫說提婆達多是事。何以故？是人說法說律，是人所說，皆是我等所欲。是人知說、非不知說，是人所說，皆是我等所樂忍。』」諸比丘再三約勅，不捨是事。

爾時佛作是念：「如提婆達多癡人及四同黨，或能破我和合僧、壞轉法輪，我當自約勅提婆達多令捨是事。」佛作是念已，即自約勅提婆達多：「汝莫求破和合僧，莫受持破僧因緣事。汝當與僧和合，僧和合者歡喜無諍，一心一學如水乳合，得安樂住。汝莫非法說法、法說非法、非律說律、律說非律、非犯說犯、犯說非犯、輕說重、重說輕、有殘說無殘、無殘說有殘、常所用法說非常法、非常所用法說是常法、非教說教、教說非教。汝當捨是破僧因緣事。」爾時提婆達多聞佛口教，暫捨是事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求破和合僧，受持破僧事？」佛如是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欲破和合僧，勤求方便受持破僧事，諸比丘應如是呵言：『汝莫破和合僧，莫求方便受持破僧事，當與僧和

合。僧和合者歡喜無諍，一心一學如水乳合，得安樂住，汝當捨是求破僧事。』諸比丘如是教時，不捨是事者，當再三教令捨是事。再三教已捨者善，不捨者，僧伽婆尸沙。」

是中犯者，比丘是事中，有十四種犯：非法說法，偷蘭遮。法說非法，偷蘭遮。非律說律，偷蘭遮。律說非律，偷蘭遮。非犯說犯，偷蘭遮。犯說非犯，偷蘭遮。輕說重，偷蘭遮。重說輕，偷蘭遮。有殘說無殘，偷蘭遮。無殘說有殘，偷蘭遮。常所用法說非常法，偷蘭遮。非常所用法說是常法，偷蘭遮。非教說教，偷蘭遮。教說非教，偷蘭遮。先應軟語約勅已，捨者，令作十四偷蘭遮悔過出罪。若不捨者，應作白四羯磨約勅。約勅法者，眾僧一心和合，一比丘僧中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是某甲比丘，求破和合僧，受持破僧事已，軟語約勅不捨是事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當約勅某甲比丘：『汝莫破和合僧，莫受持破僧事，當與僧和合。僧和合者歡喜無諍，一心一學如水乳合，得安樂住，汝當捨是求破僧事。』白如是。」如是白四羯磨。「僧約勅某甲比丘，汝莫破和合僧，莫受持破僧事竟。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」如佛先說：「是比丘應約勅，乃至三教令捨是破僧事。」者，是名約勅、是名為教、是名約勅教。若軟語約勅不捨者，未犯；初說、說未竟、說竟，第二說、說未竟、說竟，第三說、說未竟，非法別眾，非法和合眾，似法別眾，似法和合眾，如法別眾，異法異律異佛教，若約勅不捨者，未犯；若如法、如律、如佛教，三約勅竟不捨者，犯僧伽婆尸沙。是比丘，若以十四事約勅皆成約勅，若以是約勅、若以餘約勅，此十四事一向約勅不捨者，一向成僧伽婆尸沙。後復約勅不捨者，復得僧伽婆尸沙。隨所約勅不捨者，隨得爾所僧伽婆尸沙。是比丘應即時入僧中自唱言：「諸長老！我某甲比丘，得僧伽婆尸沙罪。」若即說者善。若不即說者，從是時來，名覆藏日數。(十事竟)

佛在王舍城。佛以是助破僧比丘因緣故集比丘僧，種種因緣呵責助破僧比丘：「云何名比丘，知是比丘求破和合僧，作別朋黨共相佐助，若一若二若眾多？」佛如是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求破和合僧，有餘同意相助比丘，若一若二若眾多，語諸比丘言：『汝是事中莫說是比丘。何以故？是比丘說法說律，不說非法不說非律，是比丘所說，皆是我等所欲，是知說非不知說。是比丘所說，皆是我等所樂忍。』諸比丘應如是教是相助比丘：『汝莫作是語：「是比丘說法說律，不說非法不說非律，是比丘所說皆是我等所欲。是知說非不知說，是比丘所說，皆是我等所樂忍。」汝莫相助求破僧事，當樂助和合僧。僧和合者歡喜無諍，一心一學如水乳合，得安樂住。』諸比丘如是教時，堅持是事不捨者，諸比丘當再三教令捨是事。再三教已捨者善，不捨者僧伽婆尸沙。」

是中犯者，若助破僧比丘語諸比丘言：「汝是事中，莫說是比丘。」得突吉羅。若言：「是比丘說法者」，得偷蘭遮。「是說律者」，偷蘭遮。若言：「是比丘所說皆是我等所欲。」突吉羅。若言：「知說非不知說。」偷蘭遮。若言：「是比丘所說皆是我等所樂忍。」偷蘭遮。先應軟語約勅已，捨者，令作四偷蘭遮、二突吉羅悔過出罪。若不捨者，應作白四羯磨約勅。約勅法者，僧一心和合，一比丘僧中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是某甲比丘，助某甲比丘求破僧，作別朋黨，若一若二若眾多，已軟語約勅不捨是事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當約勅某甲比丘：『汝等莫助某甲比丘求破僧事，莫作別朋黨，莫作是言：「是比丘說法說律，是比丘所說皆是我等所欲。是知說非不知說，是所說皆是我等所樂忍。」』如是白。」如是白四羯磨。「約勅某比丘汝莫助破和合僧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」如佛所說：「是比丘應約勅。」乃至三教令捨助破僧事者，是名約勅、是名為教，是名約勅教。若軟語約勅不捨者，不犯。若初說、說未竟、說竟，第二說、說未竟、說竟，第三說、說未竟，非法別眾、非法和合眾、似法別眾、似法和合眾、如法別眾、異法異律異佛教，不捨者不犯。若如法、如比尼、如佛教，三約勅不捨者，犯僧伽婆尸沙。是比丘若以四事約勅，皆成約勅，若以是約勅、若餘約勅，此四事一向約勅，不捨者，一向成僧伽婆尸沙。若後復約勅不捨者，復得僧伽婆尸沙。隨所約勅不捨者，隨得爾所僧伽婆尸沙。是比丘應即時入僧中自唱言：「諸長老！我某甲比丘，得僧伽婆尸沙罪。」若即說者善。若不即說者，從是時來，名覆藏日數。(十一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黑山土地有二比丘，名馬宿、滿宿，在此處住，作惡行、污他家，皆見皆聞皆知。是比丘共女人一床坐、共一盤食、共器飲酒，中後食共食宿、噉宿食、不受而食、不受殘食，彈鼓簧、捻脣作音樂聲、齒作伎樂，彈銅盂、彈多羅樹葉、作餘種種伎樂歌舞，著鬘瓔珞、以香塗身、著香熏衣、以水相灑，自手採華、亦使人採，自貫華鬘、亦使人貫，頭上著華，自著耳環、亦使人著，自將他婦女去、若使人將去，若令象馬鬪、車鬪、步鬪、羊鬪、水牛鬪、狗鬪雞鬪、男鬪、女鬪、亦自共鬪，手打脚踏、四向馳走、變易服飾、馳行跳躑、水中浮沒、斫截樹木、打臂拍髀、啼哭大喚、或嘯謬語諸異國語、躑絕反行如婉轉魚、躑物空中還自接取、與女人共大船上載令作伎樂、或騎象馬乘車輦輿、與多人眾吹貝導道入園林中，作如是等種種惡不淨事。爾時阿難從迦尸國來，向舍衛城到黑山邑宿，晨朝時到著衣持鉢入城乞食。阿難持空鉢入城、還空鉢出。出城不遠多人眾集，有少因緣，阿難到彼問眾人言：「汝此土地豐樂多諸人眾，今我乞食，持空鉢入還空鉢出，無有沙門釋子在此多少作惡事耶？」爾時有賢者，名憂樓伽，在彼眾中，從坐起偏袒合掌語阿難言：「大德知不？此有馬宿、滿宿比丘，作諸惡行如上廣說。大德阿難！是二比丘住此作惡，悉污諸家皆見聞知。」時憂樓伽賢者即以兩手抱阿難身，將入自舍敷座令坐，自手與水與多美飲食。自恣飽滿已，洗手攝鉢。賢

者取小床坐，欲聽法故。阿難以種種因緣說法示教利喜已，從座起去。向自房舍，隨所受臥具，還付舊比丘。持衣鉢遊行，向舍衛國漸到佛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立。諸佛常法，有客比丘來，以如是語問訊：「忍不？足不？安樂住不？道路不疲？乞食不乏？」佛以如是語問訊阿難：「忍不？足不？安樂住不？道路不乏耶？乞食不難耶？」阿難答言：「世尊！忍、足、安樂住，道路不乏，乞食不難。」以是因緣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以種種因緣，呵責馬宿、滿宿比丘：「云何名比丘，作惡行污他家皆見聞知？」佛如是種種因緣呵已，語阿難：「汝往黑山，與馬宿、滿宿比丘驅出羯磨。若更有如是比丘，亦應如是驅出羯磨。羯磨法者，一心和合僧，是馬宿、滿宿比丘著見處不聞處，一比丘僧中作是言：『誰能說馬宿、滿宿比丘如是罪事，而自不犯毀呰波夜提？何以故？僧差作故。』若有比丘僧中言：『我能作。』者，即喚馬宿、滿宿比丘來，是比丘應問：『汝憶念與女人共一床坐、共一盤食、共一器飲酒、中後食、共食宿、噉宿食、不受食、不受殘食法，廣問如上種種惡不淨事。汝憶作不？』若馬宿、滿宿比丘，是諸罪中趣說一事，即應語：『汝默然，今僧與汝作驅出羯磨。』時一比丘，僧中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是馬宿、滿宿比丘，作惡行污他家，皆見聞知。共女人一床坐、共一盤食、共器飲酒、中後食、共食宿、噉宿食、不受食、不受殘食法，乃至諸異國語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與馬宿、滿宿比丘驅出羯磨。若馬宿、滿宿比丘，共女人一床坐、一盤食、共一器飲酒、中後食、共食宿、噉宿食、不受食、不受殘食法，乃至諸異國語，僧與作驅出羯磨。白如是。』如是白四羯磨。『僧與馬宿、滿宿比丘作驅出羯磨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」

是比丘，如法僧與驅出羯磨已，作是言：「僧阿難！隨欲行、瞋行、怖癡行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眾僧和合如法作驅出羯磨，乃復說：『僧阿難！隨欲行、瞋行、怖行、癡行？』」諸比丘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種種因緣呵責馬宿、滿宿比丘：「云何名比丘，一心和合僧如法作驅出羯磨，說：『僧阿難！隨欲行、瞋行、怖行、癡行。』」佛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隨所依止聚落，作惡行、污他家，皆見皆聞皆知。諸比丘應如是言：『汝等作惡行、污他家，皆見皆聞皆知。汝等出去，不應住此。』是比丘語諸比丘言：『諸比丘隨欲行、瞋行、怖行、癡行。何以故？有如是同罪比丘，有驅者、有不驅者。』諸比丘語是比丘：『汝莫作是語：「諸比丘隨欲行、瞋行、怖行、癡行。」何以故？諸比丘不隨欲、瞋、怖、癡行。汝等作惡行、污他家，皆見聞知。汝當捨是隨欲、瞋、怖、癡語。汝等出去，不應住此。』如是教時。不捨是事者，當再三教令捨是事。再三教時捨者善，不捨者僧伽婆尸沙。」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言：「諸比丘隨欲行」，偷蘭遮。「隨瞋行」，偷蘭遮。「隨怖行」，偷蘭遮。「隨癡行」，偷蘭遮。若言：「同犯罪比丘有驅者、有不驅者。」呵罵僧故，得波夜提。先應軟語約勅，若捨者，令作四偷蘭遮、一波夜提悔過出罪。若不捨者，應作白四羯磨約勅。約勅法者，僧一心和合，一比丘僧中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是馬宿、滿宿比丘，眾僧如法作驅出羯磨。說：『僧阿難！隨欲行、瞋行、怖行、癡行。』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當約勅是比丘：『眾僧如法作驅出羯磨。汝莫說：「僧阿難隨欲行。」莫言：「隨瞋行。」莫言：「隨怖行。」莫言：「隨癡行。」汝當捨是隨欲、瞋、怖、癡語。』白如是。」如是作白四羯磨。「僧約勅馬宿、滿宿比丘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」如佛先說：「是比丘應約勅。」乃至三教，是名約勅、是名為教、是名約勅教。若軟語約勅不捨者，不犯。若初說、說未竟、說竟，第二說、說未竟、說竟，第三說、說未竟，非法別眾、非法和合眾、似法別眾、似法和合眾、法別眾、異法異律異佛教，約勅不捨者，不犯。若如法、如律、如佛教，三約勅不捨者，犯僧伽婆尸沙。是比丘若以四事約勅，皆成約勅。若以是約勅、若以餘約勅，以此四事一向約勅，不捨者，一向成僧伽婆尸沙。若後復約勅，不捨者，復得僧伽婆尸沙。隨所約勅不捨者，隨得爾所僧伽婆尸沙。是比丘應即時入僧中自唱言：「諸長老！我某甲比丘，得僧伽婆尸沙罪。」若即說者善。若不即說，從是時來，名覆藏日數。(十二事竟)

佛在拘睒彌國。爾時長老闡那犯小悔過罪，諸比丘欲利益憐愍安隱故，教憶是罪，語闡那言：「汝作某可悔過罪，汝應發露悔過，莫覆藏。」闡那答言：「汝等莫語我好惡，我亦不語汝等好惡。何以故？我大人子得佛法故，汝等種種雜姓、種種國土、種種家，信佛法故，剃除鬚髮著法服隨佛出家，如秋葉落風吹一處。汝等亦爾，種種雜姓、種種國土、種種家，信佛法故，剃除鬚髮、著法服隨佛出家。以是故，汝等不應語我好惡，我亦不應語汝好惡，我大人子得佛法故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如戒經中說事，諸比丘如法如律以利益憐愍故說，自身作戾語事？」諸比丘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闡那言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闡那：「云何名比丘，自身作戾語？」佛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惡性戾語，諸比丘說如法、如律、如戒經中事，是比丘戾語不受，語諸比丘言：『汝莫語我好惡，我亦不語汝好惡。』諸比丘應如是言：『諸比丘說如法、如律、如戒經中事，汝莫戾語，汝當隨順語。諸比丘當為汝說如法、如律，汝亦當為諸比丘說如法、如律。何以故？如是者，諸如來眾得增長利益，以共語相教共出罪故，汝當捨是戾語事。』諸比丘如是教時，不捨是事者，當再三教令捨是事。再三教已捨者善，不捨者僧伽婆尸沙。」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言：「汝莫語我。」突吉羅。「莫語好。」偷蘭遮。「莫語惡。」偷蘭遮。「我亦不語汝。」突吉羅。「不語汝好。」偷蘭遮。「不語汝惡。」偷蘭遮。若言：「捨是教我法。」嫌罵眾故，得波夜提。先應軟語約勅，軟語約勅已，捨是事者，作令四偷蘭遮、二突吉羅、一波夜提悔過出罪。若不捨者，應作白四羯磨約勅。約勅法者，僧一心和合，一比丘僧中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是闡那比丘自身作戾語事，已軟語約勅，不捨是事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當約勅闡那比丘：『莫作戾語事，莫言：「汝莫語我好惡，我亦不語汝好惡。」諸比丘說如法、如律、如戒經中事，汝莫戾語，當作隨順語。諸比丘當為汝說如法如律，汝當為諸比丘說如法如律。如是者，諸如來眾得增長利益，以共語相教共出罪故，汝當捨是戾語事。』白如是。」如是作白四羯磨。「約勅闡那比丘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」如佛先說：「是比丘應約勅。」乃至三教，是名約勅、是名為教、是名約勅教。若軟語約勅不捨者，未犯。若初說、說未竟、說竟，第二說、說未竟、說竟，第三說、說未竟，非法別眾、非法和合眾、似法別眾、似法和合眾、法別眾、異法異律異佛教，三約勅不捨者，未犯。若如法、如律、如佛教，三約勅竟不捨者，犯僧伽婆尸沙。是比丘若以四事約勅，皆成約勅。若以是約勅、若以餘約勅，以此四事一向約勅，不捨者，一向成僧伽婆尸沙。若後復約勅不捨者，復得僧伽婆尸沙。隨所約勅不捨者，隨得爾所僧伽婆尸沙。是比丘應即入僧中自唱言：「諸長老！我某甲比丘，犯僧伽婆尸沙。」若即說者善，若不即說者，從是時來，名覆藏日數。(十三事竟)

明二不定法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迦留陀夷比丘，與掘多憂婆夷舊相知識，共事共語。時迦留陀夷到掘多舍已，獨屏覆處坐說法。時有毘舍佉鹿子母，小因緣故，到掘多比舍。遙聞迦留陀夷說法聲，作是念：「必當是迦留陀夷在掘多舍說法，我當往聽。」時毘舍佉鹿子母即到掘多舍，見迦留陀夷獨與掘多屏覆處坐，見已作是念：「是坐處惡，比丘不應是中坐。若有長者見是坐處，必當知是比丘作惡事竟、若欲作惡。我今當往白佛。」時毘舍佉鹿子母即到佛所，頭面禮足一面坐已，以是因緣向佛廣說。佛與毘舍佉鹿子母，說種種法示教利喜已默然住。毘舍佉鹿子母見佛默然已，從坐起作禮而去。去不久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迦留陀夷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迦留陀夷：「汝所作事非沙門法，不隨順道、無欲樂心、作不清淨行，出家之人所不應作。汝癡人！我以種種因緣，呵欲、欲想、欲欲、欲覺、欲熱，種種因緣稱讚斷欲、除欲想、滅欲熱。我常說法教人離欲，汝尚不應生心，何況乃作起欲恚癡結縛根本

不淨惡業？」佛如是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獨共女人坐屏覆內可行婬處，若可信優婆夷說，是比丘三法中一一法，若波羅夷、若僧伽婆尸沙、若波夜提。若是比丘自言：『我坐是處。』應三法中隨所說治，若波羅夷、若僧伽婆尸沙、若波夜提，若隨可信優婆夷所說法治。是初不定法。」

女人者，女人名有命人，若大、若小，中作婬欲。

獨者，一比丘、一女人，更無第三人。

屏處者，是處有壁、有籬席障、薄障、衣幔障，如是等種種餘障，是名屏覆處。

行婬處者，是中無所羞恥，可作婬欲。

可信優婆夷者，歸依佛、歸依法、歸依比丘僧得道得果，是人終不為身、若為他人、若以小因緣、若為財利故故作妄語。

三法中波羅夷者，四波羅夷中趣說一事。

僧伽婆尸沙者，十三僧伽婆尸沙中趣說一事。

波夜提者，九十波夜提中趣說一事。

不定者，云何名不定？可信優婆夷，不知犯、不知何處起、不知犯名字，但言：「我見女人是處來去坐立，亦見比丘來去坐立。不見若作婬欲、若作偷奪、若奪人命、若觸女人身、若殺草木、若過中食、若飲酒。」如是事中不決定故，是名不定。隨優婆夷所說事，應善急問是比丘。善急問已，自說：「我有是罪而不往。」隨比丘語應治。若言：「我往不犯是罪。」如比丘語應治。若言：「我不往，無有是罪。」隨可信優婆夷語故，應與是比丘作實覓法。實覓法者，眾僧一心和合，一比丘僧中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是某甲比丘，以可信優婆夷語。善急問已，不自說到彼處、不自說有是罪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與某甲比丘隨可信優婆夷語作實覓。白如是。」如是白四羯磨。「僧與某甲比丘隨可信優婆夷語作實覓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」得實覓比丘行法者，是人不應與他受大戒、不應受他依止、不應畜沙彌、不應教化比丘尼。若僧差作不應受，不應重作實覓罪、不應作相似罪、亦不應作重於先罪、不應呵羯磨、不應呵作羯磨人、不應出清

淨比丘罪、不得求聽欲出他罪、不應遮說戒、不應遮自恣、不應遮僧羯磨教誡比丘尼人、不應舉清淨比丘罪、不應教令憶念、不應相言；恒自謙卑折伏心意，隨順清淨比丘心，行常恭敬禮拜。若不如是法行者，盡形壽不得出是羯磨。(初不定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尸利比丘，與修闍多居士婦舊相知識，共事共語。時尸利比丘，晨朝時到著衣持鉢至修闍多舍，獨二人露處坐說法。時有布薩陀居士婦，小因緣故，到修闍多比舍。聞尸利比丘說法語聲，作是念：「必是尸利比丘為修闍多說法，我當往聽。」即往到舍，見尸利比丘獨與修闍多婦露處共坐，見已作是念：「是坐處惡，比丘不應是中坐。若其夫、若其子、若奴、若子弟、若典計人，見是處坐，必當知是比丘作惡事竟、若欲作惡。我今當往白佛。」時布薩陀往到佛所，頭面禮足一面坐已，以是因緣向佛廣說。佛與布作陀說種種法，示教利喜已默然。布薩陀見佛默然已，從座起作禮而去。去不久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佛知而故問尸利比丘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尸利比丘：「汝所作事非沙門法，不隨順道、無欲樂心、作不清淨行，出家之人所不應作。汝癡人！不知我以種種因緣呵欲、欲想、欲欲、欲覺、欲熱，種種因緣稱讚斷欲想、滅欲熱。我常說法教人離欲，汝尚不應生心，何況乃作起欲恚癡結縛根本不淨惡業？」佛如是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獨共一女人露地坐，不可行婬處，若可信優婆夷說，是比丘二法中一一法：若僧伽婆尸沙、若波夜提。若是比丘自言：『我坐是處。』應隨所說治，若僧伽婆尸沙、若波夜提，若隨可信優婆夷所說治。是二不定法。」

露地處者，無壁障、無籬、無薄席障、無衣幔障，是名露地。

不可行婬處者，是中有所羞恥，不得作婬。

可信優婆夷者，歸佛、歸法、歸僧得道得果，是人終不為身、若為他人、若以小因緣、若為財利故，故作妄語。

說二法中一一法者：僧伽婆尸沙者，十三僧伽婆尸沙中趣說一事。波夜提者，九十波夜提中趣說一事。

不定者，可信優婆夷，不知犯何處起、不知犯名字，但說我見女人是處來去坐立、亦見比丘是處來去坐立，不見出精、若觸女身、若殺草木、若過中食、若飲酒，如是事中不決定故，名為不定。隨可信優婆夷所說，應善急問。善急問已，若是比丘自言：「我有

是罪而不往。」如比丘語應治。若言：「我往無有是罪。」如比丘語應治。若言：「我不往，無有是罪。」如可信優婆夷語，應與實覓。實覓法者，僧一心和合，一比丘僧中唱：「大德僧聽！是某甲比丘，以可信優婆夷語，善急問已，不自說到彼處、不自說有是罪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與某甲比丘隨可信優婆夷語作實覓。白如是。」如是白四羯磨。「與某甲比丘隨可信優婆夷作實覓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」得實覓比丘行法者，是人不應與他受大戒、不應受他依止、不應畜沙彌、不應教誡比丘尼、若僧差作不應受、不應重作實覓罪、不應作相似罪、不應作重於先罪、不應呵羯磨、不應呵作羯磨人、不應出清淨比丘罪、不得求聽欲出他罪、不應遮說戒、不應遮自恣、不應遮僧羯磨教誡比丘尼人、不應舉清淨比丘罪、不應教令憶念、不應相言；恒自謙卑折伏心意，隨順清淨比丘心，行常恭敬禮拜。若不如是法行者，盡形壽不得出是羯磨。(二不定訖)